

左先生， 向右转

明月珩
著

所有仰仗不过是——
我知道你爱我。



明月珰
著

左先生， 向右转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左先生, 向右转 / 明月珰 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54-8593-9

I. ①左… II. ①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4071 号

左先生, 向右转

明月珰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选题策划 | 金丽红 黎 波 安波舜

项目策划 | 王瑞暄

责任编辑 | 景 文 装帧设计 | 郭 璐 媒体运营 | 王 玲

助理编辑 | 苏 漫 内文制作 | 张景莹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总 发 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 010-58678881 传 真 | 010-58677346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 编 | 100028

出 版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 编 | 430070

印 刷 |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21.25

版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 360 千字

定 价 | 32.00 元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1	001
Chapter 2	016
Chapter 3	035
Chapter 4	048
Chapter 5	078
Chapter 6	097
Chapter 7	121
Chapter 8	158
Chapter 9	179
Chapter 10	223
Chapter 11	243
Chapter 12	254
Chapter 13	266
Chapter 14	287
番 外 1	295
番 外 2	326

Chapter 1

何凝姝合拢书本抬起头，望着对面的俞又暖，短短的头发剪成了波波头，让她年轻得仿佛 20 出头的样子。比起她第一次见到俞又暖的时候，可谓有天壤之别。

那时候的俞又暖是个光头，做了两次开颅手术，记忆中枢受到了损伤，人生雪白得仿佛一张没被书写过的纸，等着重新涂绘。而何凝姝则是暖仁医院的护士。

“又暖。”何凝姝轻唤道，“今天就读到这里吧？”

俞又暖抱着双膝坐在藤椅上，下巴搁在膝盖上，眼眸低垂，睫毛在眼下投下一片小扇子般的阴影，被树叶筛过的阳光洒在她薄绿色的裙摆上，就像一幅价值连城的油画。

真是少见的美人儿，何凝姝感叹。

“又暖，我们说会儿话吧？”何凝姝道。俞又暖的语言能力恢复得不错，和人交流已经没有障碍。她是成年人，在度过了最艰难的前半年之后，成人的智力和意识之下潜在的记忆都会帮助她快速地重新获得生活的能力。何况现在车祸已经过去将近两年了。

俞又暖看向何凝姝，听见她道：“这是你以前朋友的列表，左先生给出的资料非常翔实，你想约她们见面吗？”

俞又暖还没回答，就听见了大门开启的声音，她一下就跳下了藤椅，赤着一双脚跑到路上，果然看见左问的车驶进了大门。

左问从车上下来，身上是剪裁合身的铁灰色手工定制西服，衬衣领口被微微扯开。

正装总能赋予男人一种禁欲的魅力，可衬衣领口些微打开，又能将禁欲的诱惑

反转成慵懒的魅力。

这一年多，俞又暖看过不少的杂志和电视，身材和左问不相上下的男模也看过不少，可是他们身上都缺少左问的这股魅力。

那些男模的性感，的确令人想骑在他们的腰上，可左问的魅力，则让女人不仅想肆虐他的腰，同时还疯狂地想攫取他的心。

俞又暖看着左问，谁能想到眼前这个儒雅贵气、商场上纵横捭阖、呼风唤雨的男人，不过是普通家庭出身呢。

俞又暖扫了一眼耳根羞红、手足无措的何凝姝，觉得自己不再需要这样一位陪护了。

“老公。”俞又暖上前挽住左问的手臂。

左问微皱眉头地看着俞又暖雪白的赤足，他缓慢而坚定地从俞又暖的手中抽出了手臂，淡淡地“嗯”了一声，往别墅里走去。

俞又暖不以为意地小跑着跟了上去，活泼地道：“你今天回来得挺早的呀。”

左问又松了松衬衣领口，没说话。

俞又暖用食指轻轻拨了拨刘海，“我今天换了个新发型，你觉得怎么样？”

左问闻言这才看了俞又暖一眼，“不错。”依然是惜字如金。

俞又暖目送着上二楼换衣服的左问，这么久以来这个男人对她说的每句话几乎都不超过三个字，她很疑惑自己当初怎么会嫁给左问呢。左问一个穷小子，既不懂浪漫，又不是能言善道的人，他是怎么追到自己的？

俞又暖看过自己的相册，里面的她活泼、外向，滑雪、潜水、骑马、打猎……就没有她不玩的，她怎么会和左问这种一周工作80个小时的工作狂结婚的？

就因为左问长得帅？

俞又暖摇了摇头，她和左问都结婚十年了。十年前的左问什么模样？俞又暖自动在脑子里为他勾勒了一副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模样，长得再帅，那也得有衣装可衬托。

只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如今的左问，可再也不是当年的穷小子了。俞又暖想起今天早晨在何凝姝“无意间”带来的八卦小报上看到的左问的绯闻。

以左问如今的财力，玩女明星实在太正常了，不玩那才是不正常。俞又暖低头玩着自己的指甲，她猜得出来，她和左问以前的婚姻大概存在很大的问题。

不过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以前的事情俞又暖都不记得了，她想要有一个新的开始，每一个大难不死的人都应该有一个崭新的开始不是吗？

俞又暖坐在餐桌边等着左问，左问换了衣服从楼上下来，直接坐到了俞又暖的对面。

饭桌上自然而然地空出了主位。据俞又暖所知，她的父亲已经去世四年多了，左问早就该升级成这幢半山别墅的男主人了，可这一年多里他每次在家里用饭，都是坐在自己的对面。

俞又暖咬着筷子头发愣，难道左问从来没将他自己当成过这里的主人？

俞又暖看着左问，问道：“当初，我们为什么会结婚？”在她才20岁的时候，这太不可思议了，她居然会那样早婚。

左问吃饭的速度一直不慢，在俞又暖一口菜未动的情况下，他已经两碗米饭下肚了，“你父亲逼你嫁给我的。”

俞又暖张大的嘴巴几乎可以容纳下一个鸡蛋了，想也没想就道：“这不可能！”她爸爸又不是脑子进水了，要逼着他如花似玉的女儿——她，嫁给一个穷小子，她爸爸是图左问哪一点儿啊？

左问没搭理俞又暖。

直到左问吃过饭，进了书房，俞又暖都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俞又暖排除了所有不可能的原因，只剩下了一个可能。尽管匪夷所思，但是众多的书本都告诉我们，如果所有的原因都排除了，那么剩下的原因不管看起来多荒唐，也将是事实。

左问刚结束电话会议，回到房间洗了个澡，就听见了敲门声。

这么晚了，还敢敲他房门的除了俞又暖，不作第二人之想，左问躺上床，选择性地失聪。

漫长的敲门声在得不到回应后，终于停了下来。

左问听见俞又暖离开的脚步声后，这才睁开眼睛，揉了揉眉心。

不过左问显然是放心得太早了，很快他就听见了钥匙开门的声音。

俞又暖轻轻地用钥匙开了左问房间的门，房间没有开灯，她借着透窗而入的月光打量了一下床上躺着的人，然后轻手轻脚地进了浴室。

左问睁开眼睛，有些烦躁地坐起身。

不过在俞又暖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左问已经重新躺下假寐了。俞又暖偏了偏脑袋，蹑手蹑脚地走进左问的衣帽间，挑了一件淡蓝色的衬衣穿上，把袖口挽到手肘处，这才重新回到左问的床边，丝毫不客气地掀开被子，躺到了左问的身边。

“回你的房间去。”左问无法再装睡。

“你没睡着啊？”俞又暖用手肘撑起身子，趴在左问的旁边。不合身的衬衣，领口因为她的动作而大开，露出一片雪白得晃眼的风光。

左问再次冷冷地重复：“回你的房间去。”

俞又暖不为所动地眨了眨眼睛，又长又翘的睫毛像虎凤蝶的翅膀一样扑扇着，眼睛里还带着浴室的氤氲水色，“左问，你都没有需要吗？”

夜色能掩盖人的神情，让俞又暖可以肆无忌惮地说出一些令人面红耳赤的话。

左问想将俞又暖扔出去，可又考虑到她是个脑子动了两次手术的人，深呼吸一口，缓和了情绪这才道：“又暖，你的身体还没有康复。”

俞又暖语不惊人死不休地道：“我是脑子有问题，可身体没有问题啊。你是我的丈夫，我理应履行做妻子的义务啊。”俞又暖往左问挪近了一点。

左问闭上眼睛，发现不和俞又暖说话还好一点。俞又暖独有的体香渐渐感染了干净的空气，让人烦躁。

如果一个女人，什么也没穿地裹在一个男人的衬衣里，而这个男人还无动于衷，那问题就真大了。

俞又暖皱了皱眉头，久久之后才低叹一声，“是不是，你才是我爸的亲儿子，而我是抱养的，爸想让你认祖归宗，又不想伤了我的心，这才逼着我嫁给你的？”

左问坐起身，略微有些粗鲁地一把将俞又暖从床上拉起来，“别整天看肥皂剧。”

左问拉开门，就要把俞又暖推出去，结果俞又暖踉踉跄跄地往后一退，就碰到了门框上，她脑袋一疼，反射性地抬手一摸，目光却抓住了左问神情里的一丝担心。

俞又暖这才想起来，她的脑子受过伤，自然格外脆弱。

“痛！”俞又暖的眼泪说来就来，凭她这演技和脸蛋，演琼瑶阿姨的女主角都可以。

左问上前一步，大掌摸上俞又暖的后脑勺，“碰得厉害？头晕吗？想吐吗？”

俞又暖一副疼得说不出话来的模样，身体沿着门框就往下滑。左问拦腰抱起俞又暖，将她放到床上，空出一只手来就给医院打电话。

“我送你去医院。”左问想抱俞又暖起来。

俞又暖眼泪汪汪地伸手按住衬衣下摆，可怜兮兮地道：“没，没穿……”

左问半秒钟之后才反应过来俞又暖的意思，他的眼角抽了抽，“你等等。”左问很快就从俞又暖的房间返回，手里拿了一条薄透的蕾丝小可爱。

“你自己能穿吗？”左问问俞又暖。

俞又暖手摸着脑袋，满脸的痛楚模样，可还是咬着下唇坚强地点了点头，这样一副“身残志坚”随时会倒下的模样，让左问没好意思再压榨病人。

左问快速地替俞又暖从脚底套上小可爱，几秒钟就解决了，整个过程完全没有俞又暖设想的面红心跳，在左问的眼里她仿佛就跟一截木头似的。

不仅如此，左问还替俞又暖取了一条裤子穿上，迅速将她打包到了车上。

俞又暖闭着眼睛“怒瞪”着左问，这个男人还真是关心她的死活啊，她都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该伤心左问的这种“人道主义”。

“头疼吗？”左问低头问躺在自己腿上的俞又暖，转而又吩咐司机，“开快点儿。”

俞又暖一副病蔫蔫的模样，头其实早就不疼了，就是心里难受得紧，她的丈夫居然如此无视她的女人魅力，而且还是在她对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之后。

车驶入暖仁医院后，俞又暖得到极为热情周到的看护，因为这医院是俞又暖出生后，她父亲以她的名义投资修建的，也是根据她的名字命名的。

大半夜的，经历了多种检查后，俞又暖终于躺到了病床上，左问替她拉好被子，就转身去了阳台上打电话。

等左问结束电话后，俞又暖还没有睡着，只是眼巴巴地看着他。

左问揉了揉眉头，放轻了声音道：“睡吧，我陪着你。别担心，只是留院观察几天而已，刚才李院长也说了，没有大问题的。”

“你第一次对我说这样长的句子。”俞又暖的眼睛又大又亮，此刻眼里满是星光，像一个刚得到表扬的孩子一般。

左问叹息一声，他跟俞又暖闹什么呢，她现在记忆一片空白就像个孩子。

“睡吧。”左问又为俞又暖掖了掖被子。

“你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上班呢。我一个人不害怕的，不是有护士嘛。”俞又暖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善良又体贴的好妻子。

“这次不关你的事，都是我自己不小心撞上去的。”俞又暖决心好人做到底。

“好，那你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左问站起了身，为俞又暖调暗了房间里的灯光。

俞又暖看着左问的背影，看着他在病房门口交代护士。俞又暖心底那个气啊，

这个左问，真是木头疙瘩。她这样温柔体贴，他这个做丈夫的怎么好意思大半夜把妻子扔在医院里啊？

刚才如果左问表示要继续留下来的话，俞又暖就会顺理成章地邀请他共享大床，结果，结果这个男人连禽兽都不如。

俞又暖赌着气闭上眼睛，听见左问对护士说：“她不喜欢睡觉的时候被人吵醒，不用给她送饭菜，她吃不惯……她脾气有些糟糕，你不要介意。”

俞又暖真想叫左问赶紧闭嘴。

第二天晚上，左问很晚才来，身上的衣服没有换，可见是直接来自公司过来的。俞又暖心想，左问还真是勤勉，难怪最后她父亲的遗嘱上，分给了左问20%的股份。

俞又暖放下手里的书，问左问：“你吃过晚饭了吗？”

左问摇了摇头。

俞又暖道：“保温桶里有慧姐熬的粥，她猜你肯定不吃饭就会过来，特地多熬了一些，我帮你盛。”

左问不置可否，俞又暖从沙发上站起身，替他盛了粥。

“何小姐怎么没来陪你？”左问皱了皱眉头。

“我已经把她的薪资结算了。”俞又暖将粥和小菜放在桌上，“你过来吃啊。”

左问没有问为什么。俞大小姐吹毛求疵，这一年多里，何凝姝这样的陪护换了五六个，何凝姝算是做得最长的，但左问也没指望她能干一辈子。

俞又暖见左问不再追问，也就乐得不解释。她对何凝姝的印象很不错，而且何凝姝的眼光也不错，能看到左问的优点。俞又暖虽然不怕何凝姝这个情敌，可是谁知道左问那样的出身，会不会审美畸形喜欢小白菜，她不想冒那个险。

喝了粥，左问就准备离开，俞又暖赶紧道：“我不想在医院住了，我睡不着。”

“医生不是说要观察三天吗？”左问道。

“可是我头也不疼了啊，也没有不适，没必要留院三天啊。”俞又暖道。昨天她夸大痛楚，打的本来是和左问在医院的病房里培养感情的主意，哪知道左问根本不知道体贴为何物，反而把她自己给束缚了。

“不行。”左问想也没想就回绝了俞又暖。

不过左问的话对俞又暖没有命令效果，他前脚刚走进半山别墅，俞又暖后脚就到了。

俞又暖在左问冰冷的眼神里抖了抖，但最终还是抛给他一个挑衅的眼神，本小姐不爱住就不住！

不过俞又暖的挑衅就像小溪入了大海一般，连浪花都没在左问的眼里激起一朵，接下来的几天，左问更是当她像透明人一样。

“这是冷暴力！”冷暴力虽然不是新鲜词，不过却是俞又暖今天从杂志上新学来的。

俞又暖在被无视了三天后，终于忍不住去敲了左问寝室的门，可惜却无人应她。俞又暖是看见左问进去的，她不死心地敲了十几声，还是没有人回答。

俞又暖跑下楼找慧姐，“慧姐，把先生房间的钥匙给我。”

慧姐道：“前几天小姐在医院的时候，先生找人来安装了密码锁。”

俞又暖不敢置信地睁大了眼睛，她“咚咚咚”地跑回去一看，果然看到了刚才被她忽略了的密码盒，居然还是趁着她在医院的时候装的。

俞又暖跺跺脚，左问可真是过分，害她撞了头不仅不内疚，居然还将她当贼一样防。

俞又暖“啪啪啪”地拍着门，里面的左问却像失聪了一样。“左问，你给我开门。”俞又暖叫道。

片刻后门从里面打开来，俞又暖正想兴师问罪，却见左问手里拿了外套，径直地往外走。

“这么晚你要出去？”俞又暖追了上去。

左问回头道：“太吵了，我去公寓住。”

俞又暖有气无处发，拉住左问的衣服道：“左问，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不是你的妻子吗？”

左问的脚步顿了顿，沉默了片刻才转过身看着俞又暖，“你如果无聊，可以去找你的那些朋友。”

俞又暖上前一步，却见左问转过身继续往外走，她吸了一口气，也不想逼得左问太紧，只是在他背后可怜兮兮地道：“我不吵你了，你别去公寓住好不好？”

左问停住了脚步。

俞又暖心中一喜，轻轻走了过去，将脸贴在左问的背上，男人的体温透过衣裳熨帖着俞又暖惶恐的心，她见左问没有阻止，便得寸进尺地伸手环住了左问的腰。

可是下一刻左问就毫不留情地掰开了俞又暖的手，头也不回地去了车库。

俞又暖委屈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蹲在地上就开始哭，大概是蹲着太累脚了，她索性坐到了地上，抱着膝盖哭。

左问的车经过俞又暖的身边时，摇下了车窗。

俞又暖听见引擎的声音，抬起了头，眼泪汪汪地看着冷血动物左问。

“俞又暖，要是寂寞的话，就去找你以前的朋友。”左问说完就摇起了车窗，汽车绝尘而去。

俞又暖失魂落魄地走回房里，见慧姐一脸担忧地望着她，她揉了揉眼睛，“慧姐，我跟先生的事情你知道吗？”

慧姐叹息一声，“先生是个心软的人，小姐再等等，先生一定会心软的。”

俞又暖听慧姐说过，在她出生的时候，慧姐就在她家帮佣了，这样的人没道理会帮着左问说话啊，除非连慧姐都觉得她不对。

俞又暖低下头抓着自己的头发，以前的事情她真的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完全不知道症结所在。俞又暖发疯地想知道过去的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大约，她真的只能从过去的朋友入手了。

上午，是俞又暖见心理医生的时间，遭遇了这样的车祸，又完全失忆，俞又暖实在需要心理医生。

头三个月的时候，都是左问陪她到医院的，后来则是俞又暖独自前来。

俞又暖在诊所的走廊里，拨通了向颖的电话，据说这是她的头号闺蜜，也是城中名媛，不过俞又暖车祸之后就没有再见过她，对于这样的朋友，俞又暖本来没有心思见，只是不见她们，就无法了解以前的自己。

“又暖？！”电话里传来微带惊喜的声音。

“是我，向颖。”俞又暖道。

“你能说话了？”向颖仿佛十分惊奇。

俞又暖皱了皱眉头，“有空吗，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好啊。”向颖的声音有些迟疑。

两个人在约定好时间地点后，就再没有话说，索性挂了电话。

向颖定的地点是“Star”，“Star”的私密性非常好，有专门的进出通道，所以备受明星大腕的青睐。

俞又暖走进包间时，向颖和她身边的男人同时站了起来。至于向颖，俞又暖见过她的照片，本人比照片上更为美艳，她身边的男人倒是有些眼熟，只是一时想不

起来在哪里见过。

“又暖。”向颖热情地跟俞又暖打了招呼。

俞又暖点了点头。

向颖道：“你穿成这样，刚才险些没认出你来。”

俞又暖明白向颖的意思，她如今的穿衣风格和她以前衣帽间里的衣服风格的确大相径庭，以前的衣服偏于性感、妩媚，现在俞又暖的衣服更淑女一些。

“又暖你这样打扮，看起来好年轻啊，就像刚大学毕业似的。你恢复得也挺好的，一点儿也看不出脑子动过手术。”向颖旁边那位生得玲珑小巧的女人道。

“珊珊，谢谢你。”谢珊珊也是俞又暖的朋友。

在场的其他人也顺势和俞又暖打了招呼，有些人俞又暖见过照片，有些人则不认识。

寒暄过后，唯一没跟俞又暖打过招呼的就是向颖身边的那个男人。生得十分英俊，皮肤是漂亮的古铜色，显得十分酷，不过他身上的酷感觉像是装出来的，而左问的那种酷，则像是天生的冷漠。

“这是我男朋友，关兆辰。”向颖大约察觉了俞又暖的关注。

俞又暖冲关兆辰淡淡一笑，“我觉得你有些眼熟。”

关兆辰露齿一笑，他的牙齿很白，笑起来十分俊朗，很外向的感觉，和沉默时判若两人。

“是吗？”关兆辰挑了挑眉。

俞又暖不太喜欢关兆辰的桃花眼，感觉向颖的这位男友不太安分，刚才趁着向颖不注意的时候，他已经看过她好多眼了，否则她也不会打量他。

俞又暖的微信响起了提示音，她低头看了看手机，顺带看到了一条娱乐星闻，是一部新戏上映，里面的男主角不是关兆辰又是谁？

“是你啊？”俞又暖抬起头，“你就是那个男星。”俞又暖看向关兆辰，又看了看向颖。

“是。俞小姐若有兴趣的话，我可以送你两张首映票。”关兆辰道。

“谢谢。”俞又暖道，此外再无话题，她感觉自己和屋子里这七八个男男女女仿佛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一般。他们说的话题她都不感兴趣，而他们只会偷偷打量她，带着探究、好奇，却唯独没有关心。

俞又暖心里有些烦躁，不知道自己过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最好的朋友看起

来像是酒肉朋友，丈夫看起来比陌生人还冷漠，怎么看她过去好像都不太成功。

俞又暖正想起身告辞的时候，“Star”里突然响起了激烈的音乐声。

谢珊珊笑道：“颖姐的时间到了。”

所有人都看向了向颖，她穿着一件红色贴钻的短裙和黑色皮裤，刚才没觉得有什么，现在一看才发现是为跳舞专门准备的。

向颖扫了在场所有人一眼，嘴角含着笑，“别说了，又暖该笑话我了，她跳舞，能热得把你们眼睛都烧掉。”向颖转向俞又暖，“又暖，有没有兴趣，咱们比一场？”

今天恰逢“Star”每年举办一次的“Star女王”的日子，现场谁得到的“蓝色妖姬”越多，谁就获胜，可以获得未来一年“Star”的贵宾包间使用权。要知道“Star”可不是普通地方，是本城排名第一的夜店，每天晚上排队都能排半公里长。

席位有限，即使你有权有势，也未必就能订到当日的包间。所以这个保留一年的专属女王包间，吸引力十分巨大的，而最重要的当然还是“Star”的女王头衔，不是本城最闪亮的明星或者名媛，根本不可能问鼎。

私下里很多人都在为之较劲。

俞又暖自然是不知道这些的，不过即使知道，她也不可能跟向颖比。那次车祸还损伤了她的运动中枢，能恢复成正常人的模样，已经极为辛苦了，跳舞已经不可能再想。

俞又暖摇了摇头，“我不会跳舞。”

“怎么可能？！”谢珊珊叫道，“你可是好几届的‘Star女王’呢。”至少在俞又暖车祸之前的几年，她从没走下过女王的神座。

向颖撇嘴道：“算了，这都是又暖玩得不玩的了。”向颖的话一出，旁边的关兆辰就微微变了脸色，不过在向颖看向他时，他又缓和了神情。

向颖冷冷一笑，一口饮尽了杯中酒，按下了座位旁边的按钮，只见包厢对着中庭的那面墙自动滑开，露出了中庭的舞台。

向颖像女王一样走了出去，场中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向颖的舞蹈热情、火辣、性感，带动了全场的气氛，那种热辣，几乎让人觉得热浪扑面而来。

谢珊珊在鼓掌的同时，将手机拿出来点了点，递给俞又暖，“又暖，你看，你当初跳舞的视频我还保留着呢，太经典了。”

俞又暖接过来一看，几乎不敢相信里面那个穿着黑色西服套装跳着极为挑逗的

舞蹈的人会是自己。但不可否认，这舞跳得太美了，不是火辣，而是一种踏着节律的禁忌的诱惑，像吸血鬼女王的夜宴。

俞又暖看着视频，开始愣神，面对自己过去的视频，她居然一点儿熟悉感都没有，视频里的人她只觉得陌生，陌生得可怕。

良久后俞又暖不经意地抬头，就看见了向颖的加冕仪式。

穿着黑色斗篷，不露真面的国王正在为向颖戴上璀璨的皇冠和敬献王之权杖。

俞又暖的眼前突然闪出一组画面，好像坐在那个红丝绒宝座上的人换成了自己，然后关兆辰走了过去，他们忘情地热吻，关兆辰的吻一路膜拜到了她裸露的肚脐上，俞又暖看见宝座上的自己转过了头，斜向上方的包间看去，那里只坐了一个人，她的丈夫——左问。

俞又暖手中的手机一下就掉到了地上，她的世界开始天旋地转，她看着谢珊珊惊慌的脸，缓缓地倒了下去，来得及说出“左问”两个字。

丝毫没有出乎俞又暖的意料，她是在医院醒过来的，熟悉的装饰说明这是暖仁医院，俞又暖松了一口气，环顾四周却没看到左问的身影，空荡荡的病房里只有她一个人。

俞又暖侧过身子，整个人蜷缩了起来，就像在羊水里的婴儿一般。她的眼角缓缓地淌着泪，她没想到会在记忆里看到那种画面，也不知道是真实发生的，还是臆想，可是俞又暖没来由就觉得害怕，她害怕那些都是真的，那对她和左问的婚姻，绝对是一种毁灭性的破坏。

门把手转动的声音，让俞又暖往被子里躲了躲，头埋得更深。有人走到床边，摸了摸她的额头，“又暖。”

俞又暖没有动。

左问用手将俞又暖从令人窒息的羽绒枕里拯救了出来，“没事了。”

不知为何，左问平静的声音抚平了俞又暖的隐痛。她的脸颊贴在枕头上，泪眼蒙眬地看着左问，眼角还在淌着泪水，不过这一次的泪水是那种喊着“快来关心我安慰我”的泪水。

俞又暖的眼睛非常漂亮，是大大的杏仁眼，被泪水清洗后，就像夜色里倒映着繁星的湖泊，闪着银白色的水光。

良久后左问才低叹一声，坐在了床沿上，低头看着俞又暖，不说话。

俞又暖多想左问能摸摸她的头发，用他的声音温暖她。

俞又暖没有多想，抬起头，挪了挪身子，将头搁在了左问的腿上，并在他的大腿窝里蹭了蹭眼泪。

俞又暖没说话，生怕左问问自己为何会突然晕倒。左问好像读出了她的心声，居然一句话也没问。

最后还是俞又暖自己抹去了眼泪，“医生怎么说？”

“他说没有大碍，你只是一时受到了刺激。”左问道。

实际上，俞又暖晕倒的过程，谢珊珊已经巨细无遗地告诉了左问，以左问自己公司的风光，还有俞氏的风光，本城很多人都愿意在各种场合向他示好，即使他不问，谢珊珊也不会隐瞒。

俞又暖听了，身体僵了僵。

“李院长说，你只要坚持训练，将来若是想跳舞，也不是不可能的。人总是在创造奇迹。”左问道。

俞又暖听了之后松了一口气，还好左问误以为她是为了不能跳舞而受刺激的。

俞又暖抬头看了看屋子里的钟，“你今晚要走吗？”

楚楚可怜的表情，天真信任的眼神，连石头都能软化了，可是在左问这里，只换得了一个“嗯”字。

俞又暖满脸的失落，遮掩也遮掩不住。“那你快走吧，已经很晚了。”

第二天俞又暖顶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坐在窗台上，失神地看着窗外的绿色，她曾经疯狂地想回忆起过去，还联系过催眠师，但是都徒劳无功，而如今，俞又暖突然就害怕打开过去的那扇窗户了。

左问进来的时候，看到的就身着墨色及膝裙的俞又暖，一脸茫然地抬头望着窗外，已经失去了威力的淡金色阳光洒在她的头发上，像一幅珍贵的三四十年的黑白照片。

无可否认，俞又暖的确美得令人惊叹，而且是现代人中少有的丽质天生。

俞又暖听见熟悉的脚步声后回过头去，“你今天怎么这么早？”俞又暖脸上带着惊奇，左先生准点儿下班可是很少见的事。

左问在门边打量了俞又暖一番才道：“我来接你回家。”

“回家？！”俞又暖惊讶地睁大了双眼，自己主治医生的习惯她都摸透了，每回进来都要建议她留院观察三天，谁让她金贵呢，李院长一点儿也不敢拿她的脑子冒险。

“嗯。”左问走上前，开始动手替俞又暖收拾东西。

“这次不用观察三天吗？”俞又暖从窗台上站起来，有些不解地小声道。

左问看着俞又暖脸上碍眼的黑眼圈反问：“你想留在医院？”

俞又暖赶紧摇头。

左问看见俞又暖这个动作就想皱眉，她难道就不能别加重她那脆弱的脑袋的负担吗？

俞又暖跟在左问的身后走出病房，她觉得自己的步伐轻盈得几乎可以飞起来了。

左问回过头看了一眼俞又暖。

俞又暖可爱地耸了耸肩膀，下意识就想开口抱怨左问步伐太大，不等自己。不过不到一秒钟，俞又暖就改变了主意，她快步跑上前，抱住左问的手臂，侧脸期待地看着他道：“你今天也回俞园住吗？”

左问将手臂从俞又暖的怀里拿出来，并谨慎地没有碰到任何不该碰的地方，然后走向车尾将俞又暖的行李放好。

“上车。”左问没有替俞又暖打开车门，而是自顾自地坐进了驾驶座。

俞大小姐也没敢指责左问没有绅士风度，乖乖地坐到了副驾位子上，耍了个小小心机，仿佛忘记了系安全带。不过左先生毫无情趣，绝没有弯腰替俞又暖系安全带的意。只是在提示音响起后，才以他惯有的冷淡的声音道：“系好安全带。”

俞又暖鼓了鼓双颊，不情不愿地系上安全带。

用过晚饭，左问就进了书房，俞又暖眼巴巴地坐在外面，竖着耳朵听书房的动静，左问刚出来，她就站起了身。

“有事？”左问用眼神问着俞又暖。

俞又暖有些紧张地将手背到了身后交握，“我们能不能谈谈？”

左问揉了揉眉心，点了点头。

俞又暖深吸了一口气，才在左问的对面坐下，“我们……”俞又暖顿了顿，在看到左问因为不耐而微微皱起的眉头后，一鼓作气地道：“以前，我们两人的婚姻是不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左问没什么反应，只是抬了抬眼皮看向俞又暖，没有开口的意思。

“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吗？”俞又暖追问道，她已经紧张得将交握的双手支撑在膝盖上给自己力量了。

左问还是没说话。